

義主會社代近

種四十二第庫文方東

商東

義主會社代近

東方雜誌二十
週年紀念刊物

Modern Socialism

Commercial Press, Limited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

◎

此書有著作權
必究
翻印必究

（東方近代社會主義一冊）
（文庫）

（每冊定價大洋壹角）
（外埠酌加運費匯費）

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

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商務印書館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
商務印書館

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
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
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
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

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
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
貴陽 張家口 綏遠

目次

論工團主義之由來及其作用·····	一
新組合主義之哲學·····	一九
邊悌之社會主義·····	三三
韋勃和法屏社會主義·····	四三
拉薩而與社會民治主義·····	五九
基爾特社會主義原理·····	六七
柯爾和基爾特社會主義·····	八九

論工團主義之由來及其作用

美國 Louis Levine 著
錢 智 修 譯

社會生活之舞臺上，近忽有新脚色登場，此世界之人所望而驚怖者也。此新脚色登場之日，爲人所不及料，顧已立定根基，敏銳以進行，其來也甚晚，而其堅決之計畫，積極之態度，已令人知彼爲重要之人物。社會活劇之演進，與彼之志願及行動，相關決非細也。

此新脚色，名『工團黨』(The Syndicalist)；數年以前，可稱之爲『特殊國法蘭西之特產』。法蘭西之狂幻的社會觀念，與空想的社會計畫，於近百年間，固常爲世界之先導也；今則不然，所謂工團黨者，已侵入英國，而高騰口說於自由之國

家，固已成為國際之人物，而使其理想與全世界有關矣。

世界之對於工團黨，雖驚怖不置，然苦無機會，以研究其真相，及探尋其慾望，以此事實不易易也。工團黨者，於已經供給之物，均非所欲得；舉世界之職工公所，社會改良家，社會黨，無政府黨，無不羣策羣力，從各方面以救治一時社會之弊害；似已無新主義與新黨派發生之餘地。詎知其實不然，彼工團黨，固已挾其新主義以宣播於世界矣。此新主義，謂之工團主義 (Syndicalism)；而其必有異於其他之主義，亦從此可見。今之所欲知者，則所謂工團主義，究為何物耳。

以普通之方法而立答案，則工團主義，可稱為合社會主義 (Socialism) 與職工同盟主義 (Trade-Unionism) 於較高之聯合，而以職工同盟為社會主義之基礎，社會主義為職工同盟之表示之一種企圖。此等聯合，於社會主義與職工同盟主義之構造及觀念，固有多少之改革；而其組成之分子，亦有為各聯合所未經見者，此固不待言而可想見者也。

工團主義，不能謂爲突生之現象也，一八六四年，已有勞動家國際聯合（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rkmen）之設立；而十九世紀之前半期，社會主義與職工同盟主義，亦粗具規模。工團主義者，卽由特殊狀況，及聯合社會主義與職工同盟主義之特殊心理，而產生者也。而在十九世紀之社會運動中，既胎其幼稚之形；則在今日，必結成熟之果；沿流溯源，其所由來者固已久矣。

凡一事物，使解剖其種子，而考察其萌蘖滋長之四周境遇，則其結果之性質，亦知之較易。工團主義之種子，社會主義也，自勞動問題，發生於十九世紀前半期以後，卽有一解決之法，應運而起。其法維何？卽廢除傭金制度是也。此等解決法，必自社會上教育較深地位較高之人，有感於勞動家之受苦，而後有事，殆無疑義。後以漸習於抽象的及普通的理由，更進求夫社會弊害之原因，而知其由私產制度及競爭制度而起；於是彼等遂提倡廢除私產，欲以共同聯合及連帶責任爲基礎，重組工業。以爲從其提倡，則將來之世界，必有以平等自由博愛爲最高統治之新社

會出現，可預決也。

上等社會之人，方竭力提倡，而勞動界之一部分，亦大受其影響，敏銳野心之勞動家，見社會主義之幻象，而不勝其羨慕；於是矢其熱誠，務求脫伙伴於傭金制度之束縛；工業自由，社會平等，及材能機會之理想，日縈迴於靈魂，而呈最高之熱度。彼等之自視，亦若偉大事業之首領，以爲革新世界而求得自由，此勝負皆在此一舉矣。

然歷時未久，而武裝社會黨之勞動家，即知其事業之非易，而處於自相衝突之地位。社會黨之組織也，其分子最爲複雜，祕密黨也，革命黨也，教育家也，凡中等社會之人，各以其特殊之理由，而吸集於社會主義。既與勞動家相雜，則自以爲材能卓著，而要求首領之地位。夫以此等人與勞動家挈長比短，其有較高之智識，而具較合於爲首領之教育與經驗，自不待論。顧勞動家又詎甘承認之者，彼自社會黨發生以來，既有重要之歷史，而社會平等之理想，及本派發達之成績，又縈迴於其

心目而不能去；今乃同黨中有揚己抑人，而特佔優勢者，則猜忌日深而感情亦日惡，此事理之必然者也。縱不能遽消滅之，而其心意中，則常欲中等社會之人，服從其制度與理論，且欲別有舉動，使本派之優勢，不受陵夷。此等趨勢，其見於武裝社會黨之勞動家者，於近世社會主義史中，在在有線索之可尋矣。

顧從又一方面觀之，則武裝社會黨之勞動家，亦終歸失望。勞動界之多數，其思想極為單簡；彼之所願望者，現在及近地之改良也；彼之所注意者，具體之事物，而非抽象之原則也；彼之所感觸者，口腹之苦痛，而非心或腦之苦痛也；此等情狀，固社會黨之勞動家所見之而不勝其憤慨者。然又不能置之不顧，蓋彼之自身，原為勞動家，固身經其苦痛，而知其慾望之所在也。於是不得不採取勞動家之情形與心理，注意於其目前之需要，以為使勞動家注意於久遠理想之交換條件。易詞言之，則勞動家之以獨立方法求增進其目前狀況者，遂與聯合觀念及組織觀念之方法相合；而職工同盟主義，遂由之而起矣；而武裝社會黨之勞動家，亦參加於職

工同盟之運動，以與所原屬之社會相離；決無成功之希望也。

然縱入職工同盟，而其本有之理想，及其對於現狀之重要，而欲本熱望以求速化者，則仍保持而勿失。社會黨之勞動家者，社會的福奧斯得（Follet）也；（按福奧斯得爲德國之巫術師）其心胸之內，具有二個靈魂：其第一靈魂，與現在勞動家之困苦與需要相附；其第二靈魂，則欲掃除現在之迷障，而立於未來世界之社會主義中；而又不願其靈魂劈分爲二；故彼等之志願，惟在將衝突之感情，及衝突之理想與渴望，爲和諧的聯合。蓋其特殊之經濟政治及心理，皆有待於此矣。武裝社會黨之勞動家，其互相聯合，既如上述之歷史矣。而十九世紀之社會運動，所以具工團主義之雛形者，亦由此可見。然在工團主義成爲現今進化之形式以前，尤必有較上來所述，更爲明晰之情狀。此則因十九世紀之後半期，經濟政治與其他原因，均有複雜之連鎖故也。

一八九〇年後，社會黨於法國、德國及其他各國，始奏選舉上之勝利。不特參預

投票之人數甚多而已，其爲國家及地方立法議會之議員者，亦復不少。而其結果，則使社會黨之組織及性質，大生變動。中等社會之入黨者，日臻繁盛，尤以有高尙之職業者爲衆；如醫士律師教習等是也。此等黨員，於報紙議院及黨中之機關，皆高占位置而擔任其權責；遂使勞動分子，相形見絀。以和緩的革命觀念，輸入於社會主義，而欲與資本家之政黨，爲平和及外交的協商。故其社會運動，亦一變其面目。其所汲汲者，則在占勢力於立法團體。以在立法團體，則彼等之智識雄辯及長材，始有發展之地也。一言蔽之，則社會主義，遂成爲絕對的政治性質及立法性質，循平和穩健之路而進行而已。此亦近年以來可驚可喜之現象也。

且自政治社會黨觀之，則勞動家之經濟的組織，實不足與政黨同年而語。彼等之視職工同盟也，以爲是特與傭主爭論小事之組織，比之政治的大組織，微末已甚。此又其同時顯露之現象也。而其猶欲借重於職工同盟者，則以是猶可爲補充新黨員之地耳；除此以外，乃一無所用。使國家之政治機關，盡握於社會黨之手，而

社會主義，全占勝利，則此等組織，固毋寧廢置之矣。

社會主義之性質，既從絕對的政治平和及立法運動之傾向而更變，而武裝社會黨之勞動家，遂不勝其憤懣。彼等有見於政治社會主義之成功，其驚惶失措之態，幾難筆述。以彼等之意，謂政治社會主義一告成功，則社會革命之真正成功，必受其危險也。議院之情狀，及政治之詭計，皆彼等所疑忌；而社會黨人，乃身入其中，與資本家握手；其反對之惡感，有不潛滋暗長者乎？惡感既生，遂開始以求別種方式之社會運動，務使其革命之精神，解脫之希望，平等之組織，保持勿失。蓋自工團主義未興以前，勞動家之尋求此等運動，固已有年矣；組織秘密革命黨也，建設社會黨協會也，運動革命也，皆其所經過之企圖也。然此等企圖，則終歸於失敗；且其企圖之方法，在十九世紀之末葉，尤不合用。武裝勞動家，尋其失敗之原因，而改絃易轍，以爲當此平民政治進步及工業狀況發展之時，其組織之形式，不可不較爲宏大，以容納多數之人民，尤不可不較爲縝密，以企圖政治及經濟之運動；而熟察

夫職工同盟之性質，見其組織之形式，適爲其所求諸不得，而可以爲所希望之社會運動之憑藉。於是對於職工同盟之態度，亦從此而變，從前不過爲大度之包容者，後則爲積極之扶助，且照其理想與渴望，以改組之焉。

經詳審之研究，及武裝社會黨實地經驗之勢力，而工團主義之理論，乃漸進於完全。工團主義者，以勞動家爲基礎，以勞動家爲目的，且以勞動家爲方法者也。工團者，集合種種之勞動家，以公共利益維繫之，使有連帶責任之感情，而成爲自覺的團體也。惟有工團，而後勞動家有與傭主及國家爲直接競爭之地位，使得改良其生活與勞動之狀況。而其所主張之直接行動，則在集各種勞動家，於反對於現在制度之旗幟下，而加強烈之壓力於傭主及國家；全國罷工也，示威運動也，公安擾亂也，凡所以挑撥勞動家之感情而使之聚集團體者，自工團黨視之，直以爲惟一之方法。謂如是，則勞動家始洞知現今社會之弊害，而奏實在之成功也。勞動家而欲求解脫，惟自己之力可以致之，決不能倚賴他人，雖本黨在議院之代表，亦不

足恃。而欲去其倚賴他人之迷夢，則上述之方法，斷非得已。扼要言之，則欲以直接行動，破壞現今社會之基礎，除去勞動社會之階級而已。彼等對於滿意之罷工，及勞動家之勝利，以壓力及直接行動得之者，皆以爲直接反對資本主義，而使勞動家之究竟解脫，愈趨愈近；故其視直接行動所得之改良條件，亦不以爲鞏固現今之社會，而以爲破壞現今之社會，謂是實完成社會革命之途徑也。

據工團黨之意見，社會革命之事，決無可避，工團之直接競爭，其範圍既廣而重要亦增；故兩種反對團體，必有交綏對仗之日，即傭主與勞動家之戰爭是也。此等戰爭，以如何開始，今尙不能預言；而其以同盟罷工爲楔子，則殆無疑義。由一業之罷工，而推及於他業，由一處之罷工，而流演於他處，則全國俱加入於罷工，而全國俱受其影響，是之謂大同盟罷工（The general strike）。大同盟罷工既起，增加傭金及其他小事，將悉非所計，而另出一最高之社會問題，即嗣是以後，以何人管理工業及指揮國家之經濟活動是已。

工團黨人，於此一問題，已引爲己任而不願聽斷於議院；而至解脫之最後一點鐘既到，則生產機關，輸運機關，交換機關，均爲組織工團之勞動家所管理，此彼等之所預計者也。彼等於此時，更將收各種生產機關爲共有；而於其管理之下，別圖生產法，以每一工團爲生產機關之用，而每一地方之各工團，組織一地方勞動同盟（The Local Federation of Labor），擔負地方上工業事情之責任；如收集地方生產及消費之調查，供給生產需用之材料，紹介一地方與他地方之交通，皆地方勞動同盟之責任也；而一國以內各業之工團，則又組織一國家工業同盟（The National Industrial Federation），以處辦其本業中之特別利益；更合地方同盟及工業同盟，組織一國家勞動同盟（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Labour），管理國家性質及國家範圍之事情焉。

工團黨之視此理想也，非等諸一種計畫或烏託邦（Utopia）；其見諸事實，有賴於個人之意志或智慧也。以爲經工團黨之運動，及今日社會競爭之促進，此等

理想，已漸成爲社會之制度。勞動家之組織，既日益完備，工團之地方的職業的國家的同盟，亦日益增加，凡此皆所以構成理想社會，而使其實現者。而管理此等社會所必要之智識與道德，亦無憂其不備。勞動家之組織團體，從事競爭及倫常日用之經驗，罔非得智識與道德之機會也。

以上所述，即武裝勞動家之結論，而本其理想以求得者也。而工團之中，尤必將智識較高之中等社會及政治家，盡行排斥，使無協商之機會；一面則以革命的勞動家爲首領，示以理想社會之影象，使與傭主及國家，爲直接之競爭，以爲脫水火而登衽席，其權固操於自己者；此工團黨之勞動家，所以與政治社會黨勢均力敵，而本其自己之方法與自己之組織，以企圖社會革命者也。蓋自有此說，而勞動家之主義，愈爲穩固，其社會解脫之渴望，亦愈爲膨脹矣。

工團主義之發達，首推法國，其克占勝利，亦以法國爲最；此則又有種種之原因也。法國社會主義之性質，其變換在他國之先，既如余前所述矣；而其社會黨密雷

蘭(M. Millerand)爲國務員，及黨人在議院之惡果，亦爲他國所不經見；此一事也。革命之習慣最富，此等習慣傳入於武裝勞動家之腦中，故革命之感情，亦磅礴待發；此二事也。當法國工團初起之時，適社會主義爲武裝勞動家所不滿之時，故勞動家之加入工團愈易；此三事也。積此三因，而工團主義遂勃然興盛矣。其勞動大同盟(La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)組織於一八九五年。蓋即社會黨及無政府黨之勞動家，互相聯合，以革命的方法，行其工團主義也。以其黨人之實力及熱心，故流風所被，亦極爲廣遠；自一九〇二年，黨員之數日增，至於今日，已不下五十萬人；有地方同盟及工業同盟，隸屬其下，而各爲工團之組織；自工團黨觀之，實未來社會之萌芽也。

其在英國，則情勢稍異；工團黨之理想，於英國勞動社會中，已有其代表者；工團黨之報紙，曰勞動之聲(The Voice of Labor)，於一九〇七年，亦已出版。然工團主義之進行，直至湯曼(Tom Mann)信從新理想後而始速。湯曼者，富於經驗之